

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赵鑫晔

俄罗斯东方研究所是敦煌文献收藏的四大机构之一,保存了奥登堡考察队于1914—1915年在敦煌收集的大量汉文文献。俄藏敦煌文献素以编号多(接近两万号)、写卷零碎而著名,且其公布的时间也相对较晚,直到2001年《俄藏敦煌文献》完全出版后,我们才看到它的完整面目。《俄藏敦煌文献》(下简称《俄藏》)一共有17册,第1至10册对每个写卷都进行了定名,而11至17册(即Дх03601起)皆仅有图版而没有定名。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藏敦煌文献的整理,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由于笔者近年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整理工作,因此想从一些实例来谈谈整理中的问题。笔者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俄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一、可做的整理工作;二、整理工作中的难点;三、整理工作的几点体会。

一、可做的整理工作

上文已经提到,俄藏敦煌文献编号众多且零碎,公布的时间又晚,整理相对粗糙,所以我们可以全部图版已经公布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整理。下面就谈谈我们目前可做的整理工作。

(一)写卷的定名

1.不准确定名的纠正

《俄藏》出版时,对11册之前的写卷都进行了定名,但是其中有些定名并不准确,需要加以纠正。如Дх00128和Дх01260两卷,《俄藏》分别定名为《佛书》和《请法师文》,而经过仔细阅读、辨认和查考后可发现,这两个写卷其实分别是《赛天王文一本》与《四天王文》。再如Дх00350+Дх00728+Дх00989,《俄藏》将这三个残片认定为同卷,定名为《佛经》,未确。这三个残片实际上抄写了两篇发愿文,第一篇可定名为《社斋文》,第二篇可定名为《燃灯文》。此外,它们还可与Дх06797做进一步的缀接。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俄藏敦煌文献叙录》(项目号:10YJC870050)资助。

不准确的定名不仅仅出现在《俄藏》中,一些学者的论著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 Дх03903V,《俄藏》未定名,高启安、施萍婷二位均定名为《五台山曲子词》^①。根据卷中“娘娘努力”、“好住娘”等文句,可知该卷当定作《好住娘》,且可根据其它藏地的《好住娘》对本卷的文句进行校正。又如 Дх03858、Дх03863、Дх03894 三个残片,《俄藏》亦未定名,高启安先生亦作“待定名”处理,这三卷其实皆为《太公家教》,且 Дх03863 和 Дх03894 还是同卷。

2. 未定名写卷的定名

《俄藏》自 Дх03601 起,都未作定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笔者已做定名的一些写卷来看,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佛经,佛经之外便是社会文书、道经、传统经典等。俄藏写卷虽较零碎,但是其中不乏非常有价值的文献。如 Дх03936,仅存 6 行,每行皆有缺文,为《淮南子·时则训》的内容,起于“鳞其”,迄于“青旗食麦与羊服八”,《淮南子》在英、法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地都未曾见。写卷正文下面有双行小字注,经检该注并非我们习见的高诱注,与清孙冯翼辑《许慎淮南子注》^②亦不能对应,故本卷注文的来源仍待考证。该卷笔迹带有深厚的隶书意味,抄写时间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综合以上各特点,可知该残片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希望能在以后的整理工作中继续发现同卷的写本。笔者相信,随着这些写卷定名工作的展开,将会出现更多的宝贵资料。

(二) 写卷的缀合

俄藏敦煌文献的缀合,前人时贤已做过不少工作,《俄藏》在出版时,已经将一些同卷残片归在一起并缀合了其中一部分,但是这其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下面笔者将分别讨论。

1. 同卷认定有误

《俄藏》所做的同卷归并工作中,出现了将原本非同一卷的写卷归并的情况,这是亟需纠正的。如 Дх03994,该卷存两个残片,残片一为《维摩诘所说经卷上佛国品第一》的内容,而残片二为《金刚经》。两个残片,从内容来看并不相同,不该归为一卷。真正与残片同卷的,笔者目前发现的有 Дх04012,但中间缺损较多,暂时无法缀接。再如 Дх04013,亦是两个残片,残片一为《受菩萨戒文》,残片二为《妙法莲华经卷第六随喜功德品第十八》。这两个残片亦不应归为一卷。

①高启安、买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第 11 册非佛经文献辑录》,《敦煌学辑刊》2003 年第 2 期,第 9-47 页。施萍婷《俄藏敦煌文献经眼录》(二),《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2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313-330 页。

②该卷共存有两处注文,一处为“□(桐)始华”下注“随阳华也”,另一处为“鷩”下注“(前残)出化而为鷩。鷩,生母鸟也”。今检《淮南子集释·时则训》与《许慎淮南子注》,皆无此注。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上册,中华书局,1998 年,第 389 页。清孙冯翼辑《许慎淮南子注》,收于《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 年。

根据笔者的观察,《俄藏》之所以误将这些残片归为同卷,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笔迹和书写风格的相似。因此笔者以为同卷的认定工作,最好是在内容认定的基础上,再考虑笔迹的因素,否则非常容易出错。

2. 同卷归并但未及缀合

《俄藏》做了不少同卷归并的工作,将脱落自同一写卷的残片归在一起。但遗憾的是,这些残片的缀接工作却未彻底进行。如 Дх03933+Дх03935+Дх03979《正法华经卷第十净复净王品第二十五》,《俄藏》只分别将 Дх03933、Дх03935(2)与 Дх03979、Дх03935(1)分别缀接在一起,分别复原了第1-12行和第9-17行部分内容,但是缀接后的这两片并未做进一步的工作。如果这两个缀接残片再进一步缀接,则可复原1-17行所有内容。另外,这三个残片的开端部分还可与 Дх03980相缀。再如 Дх03929+Дх03932《妙法莲华经卷第三授记品第六》,存三个碎片,未作拼接,亦可根据《妙法莲华经》内容顺序做复原。

3. 原缀有误

《俄藏》所做的缀合工作中还存在一些误缀,或将残片的顺序缀错,或将原非同卷的写卷缀在了一起,我们在整理时应加以注意。如 Дх03981《长阿含经卷第十三第三分阿摩昼经第一》,本卷由两个残片上下缀接而成,残片一在上,存3行,残片二在下,亦存3行。此二残片皆是隶楷,乌丝栏,属同卷。但是将它们上下缀接,是不正确的。正确的缀法是残片一缀于残片二之左,残片一的第1行与残片二的第3行可以缀接,如此则断裂处原本残损的文字皆能完整复原。再如 Дх10260V,该卷是由三个碎片缀接而成,但是左上角的残片与另外两片的笔迹和内容都不相同,左上角的残片为发愿文,另外两片实为《礼忏文》,其内容与《大正藏》第85卷所收的《礼忏文一本》相同,所以原缀将非同卷的写卷误缀在了一起。

4. 缀合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

以上三点皆是《俄藏》所做缀合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其实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数量的俄藏写卷有待缀合。这些缀合工作,不仅仅涉及俄藏内部的写卷,还会涉及俄藏与其它藏地之间的写卷。俄藏写卷之间的缀合,如 Дх03883+Дх03885B+Дх03890+Дх03893B+Дх04005《维摩诘所说经卷第一佛国品第一》。《俄藏》将 Дх03883、Дх03890、Дх03893B加以缀合,是,缀后存11行,但第4行上端缺1行3字,而 Дх03885B刚好能补此缺。另有 Дх04005存14行,可缀接于 Дх03883+Дх03885B+Дх03890+Дх03893B第11行之后。俄藏与其它藏地的缀合,如 Дх03903+S.0019《算经一卷》。Дх03903存8行,S.0019存28行,二者可缀合,Дх03903可接于S.0019第21-28行左下角。《敦煌遗书总目新编》云S.0019与S.5779、P.3349同卷^①,今查S.0019与S.5779

^①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确为同卷,且 S.5779 内容在 S.0019 之后,而 P.3349 则是相同内容的另一抄本,涵盖了 Дх03903+S.0019 的内容,原有标题《算经一卷并序》,与 S.0019、S.5779 并非同卷,但可作 Дх03903+S.0019 的整理参校本。

(三)卷号目录及分类目录的编制

俄藏敦煌文献目录的编制,对于我们了解和利用俄藏敦煌文献有很大的帮助,也是编制所有敦煌文献目录工作的基础。相对于英、法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地来说,俄藏敦煌文献目录的编制情况还尚未尽如人意。我们现在习见的俄藏目录仅有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该书将写卷进行内容分类后逐一介绍,但是收入的写卷较少,无法窥见俄藏的全貌。目前,在俄藏图版已经全部公布的条件下,编制俄藏的卷号目录和分类目录已成为可能,并且日益显得迫切。而这一工作,与定名、缀合等工作无法分开,需要我们对每个写卷花时间去下功夫。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见到相关的成果面世。

二、整理工作中的难点

以上所谈皆是我们目前可做的俄藏整理工作,笔者想再就自身的经验,谈一些整理中的难点。这些难点对我们的整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需要在具体的整理工作中加以注意和克服。

(一)文献来源的辨认

俄藏文献中不仅存在敦煌文献,还有一些黑水城、新疆等地的文献,这是我们在整理时要加以辨别的。如 Дх03895+Дх03901,该卷抄有两篇文献,硬笔行书书写,字迹较为潦草,且涂改符号较多,原有标题《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和《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论》。据金滢坤先生《〈俄藏敦煌文献〉中的西夏科举“论”稿考——兼论唐宋西夏的科举试论》^①一文考证,该写卷并非敦煌文书,而是黑水城西夏应举的举子练习试论的草稿。金滢坤先生另有专文《〈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书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②,对《俄藏敦煌文献》第 16、17 册中的黑水城文书进行了辨别、辑录和考证。金先生主要利用文书中的纪年、官名、地名、人名等信息对文书进行分析辨别,这对我们来说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

(二)藏外佛教文献的定名

俄藏敦煌文献中未定名的写卷,大多数都是佛经,其定名之难点在于藏外的佛典,这需要整理者对敦煌文献中的藏外佛典极其熟悉,才能通过这些残片中的只字片语对其进行定名。如 Дх03862《佛说阎罗王受记四众逆修生七斋

^①金滢坤:《〈俄藏敦煌文献〉中的西夏科举“论”稿考——兼论唐宋西夏的科举试论》,《敦煌写本研究年报》(日本)总第 4 卷,2010 年。笔者所见,为金先生所赠的电子文本。

^②金滢坤:《〈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书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敦煌学》(台湾)第二十四辑,2003 年,第 61-81 页。

功德往生净土经》，该经是疑伪经，历代《大藏经》皆未收，故高启安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非佛经文献辑录》一文中疑其为愿文。

另外，某些佛经的准确定名，还有待进一步整理工作的开展。有些写卷存有的文字较少，而这些内容可能在同一佛经或者不同佛经中多次出现，所以根据现有的文句，无法确定其经名及所在佛经的确切位置。如 P₃₆₃₂，共存有4行，每行存2-3字，经查考该残片为《佛说佛名经》。该经有菩提流支和佚名两个译本，菩提流支本卷第八及佚名译本卷第十九皆有这4行内容，故据现存内容，难以确定其所出。再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其全文在《大智论》中皆有抄录，所以我们经常无法确切断定某一残片是这两种文献中的哪一种。这些写卷只能耐心地等待发现同卷并进行缀合后，方能作准确定名。

（三）图版完整信息的获得

限于条件，我们无法见到原卷，只能根据图版进行认读，所以对写卷的长宽、界栏、纸张、拍摄比例等情况都不甚明了，而这些恰恰都是缀合的线索。我们在做整理工作时，要尽量排除这些干扰，对每个写卷进行辨别解读，才能将工作做好。

三、整理工作的几点体会

笔者因近期一直从事俄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积累了一些相关体会，现稍作总结，希望能有助于相关工作的进展。

（一）电子文本的应用

俄藏敦煌写本中大多数都是佛典，除去少量文献外，基本上都可以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制作的《电子佛典集成》来进行检索。检索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 合理利用电子检索的逻辑算符功能

这点主要是针对文句较少的写卷。若写卷仅存留少数几行，每行文字也为数不多，那就可以考虑使用电子检索的逻辑算符功能。如 P₃₆₃₆，存有4行，第1行为“况复”，第2行为“设复有”，第3、4行分别为“身”、“若”两字，每行所存文字都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and”符将每行的文字连接起来，就可检索出该残片为《妙法莲华经卷第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2. 利用写卷残存笔画对检索结果进行排除

有的写卷仅存1行文字，但该行前后上下皆有残存笔画，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笔画，对检索结果进行排除。如 P₃₆₃₄，仅存1行“复如是”3字，前后两行字迹仅存个别笔画，难以判断为何字。我们用电子检索“复如是”3字，可得到很多条结果，再比对以第1、3行所存笔画，可知第1和3行分别是“怖改”、“福无”的残存笔画，进而可知本卷为《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寿命品第一之三》的内容。

3.充分考虑异文或者脱衍等因素

有时候我们直接用写卷上所存的文句搜索,会出现检索不到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写卷文句有异文或者有脱衍。如 D_x04052+D_x04066《中本起经卷上转法轮品第一》,写卷共存7行,几乎每行都有异文。首行为“对吾而称王字”,若输入此句,则无法检索到结果,因“王”字《大正藏》作“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是采取多次输入不同文句、缩短检索词、增加逻辑算符的方法,不能轻易将其判断为藏外佛典。

(二)相关论著的查考

这里所说的相关论著,主要分两类:第一类为俄藏敦煌文献的相关论著。《俄藏》出版后,先后有不少学者对其中的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如朱凤玉《〈俄藏敦煌文献〉11-17册中之文学文献叙录(初稿)》^①,高启安、买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非佛经文献辑录》,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②,余欣《新刊俄藏敦煌文献研读札记》^③,邵惠莉《〈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部分写经残片的定名与缀合》^④、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⑤等等。这些论著都给我们的整理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和借鉴作用。第二类为分类性的校录研究著作。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⑥、郑阿财《敦煌蒙书研究》^⑦、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⑧等等。这些著作中,若是收入了俄藏一些写卷的内容,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若是没有收入,也可以根据写卷的行文、内容等特点,与这些著作中所收的文献进行对照,进而判定写卷的性质和内容。

(三)缀合的经验

缀合是俄藏整理中的一件重要工作,笔者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内容的分类和写卷情况。

1.内容的分类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写卷的内容,对其进行正确的定名,这是缀合的基本条件。在定名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将写卷根据内容来进行分类,将相同内容的写

①朱凤玉:《〈俄藏敦煌文献〉11-17册中之文学文献叙录(初稿)》,收入《冉云华先生八秩华诞寿庆论文集》,法光出版社,2003年,第57-115页。

②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81-89页。

③余欣:《新刊俄藏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13-25页。

④邵惠莉:《〈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部分写经残片的定名与缀合》,《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99-103页。

⑤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⑥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

⑦郑阿财:《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⑧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卷归在一起。以笔者的实践经验,定名然后分类,对缀合的帮助非常大。很多写卷图版的比例、清晰度、字数等情况不一,无法单单从笔迹上判断是否能缀合,这就需要靠内容来提供线索。

2. 写卷的抄写情况

内容的分类之外,写卷的抄写情况也是缀合工作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界栏和每行字数。不同写卷的界栏,在宽窄、分栏、粗细等方面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行抄写的字数亦不相同,这些可以作为判断同卷的考虑因素。如 $\text{Дx03929} + \text{Дx03932}$,《俄藏》将这两个写卷归在一起。这两个残片的界栏非常特殊,于常见的乌丝栏基础上,再横画三道直线,将界栏从上至下分为四等分,在每栏中抄一句偈言。这种特别的界栏,是辨别同卷的重要特征。

(2) 装帧形式。敦煌写卷的装帧形式比较多样,有卷轴装、梵夹装,也有旋风装,册页装等等。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装帧的形式来判断哪几个残片有可能来自同一卷。如 $\text{Дx02681} + \text{Дx12519} + \text{Дx12521}$,我们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这三个写卷都是将周边裁成圆角,而且写卷尺寸都不大,每个半页都接近正方形,且 Дx12521 写卷中间有明显的折痕。从它们的装帧形式来看,都应当是某册页装中的一页或半页,可以作为属于同卷的一个证据。

(3) 笔迹。属于同卷的残片,其书体、书写习惯、笔画特点、文字结构是必然相同的,所以我们可以将笔迹作为缀合的重要依据。如 Дx03736 和 Дx03780 两卷,文字结体皆偏扁平,笔画都略带隶意,横画皆向右上角上扬,起收笔露锋。比如“千”(Дx03736)和“千”(Дx03780),这两个“千”字写法一样,故而可以初步判定为同一书手所写。值得注意的是,笔迹不能作为缀合的唯一标准,必须再结合以内容来看,否则很容易出错,上文所举“原缀有误”的例子,便是只考虑笔迹所造成的错误。

总的来说,俄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任重而道远,还有许多问题需待解决、许多困难需待克服,本文所涉及的不过是极少数问题,而且都是笔者的经验之谈,若有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